

本书描写了两大集团的竞争，
这是典型的 中国智慧、中国谋略的运用。
这还是一 部描写当代商人
智慧与情感，
白天与夜晚，灵魂与肉体，
理智与人性的小说……



智慧女人

YAOTIAO SHUNV 墨微◎著



智慧女人

墨 微 著

☞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智慧女人 / 墨微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8. 12

ISBN 978 - 7 - 5087 - 2245 - 0

I. 智… II. 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9046 号

书 名: 智慧女人

著 者: 墨 微

责任编辑: 张友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3600

(010) 66085300 (010) 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 电 传: (010) 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45mm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322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釜底抽薪/1

在一座城市，有两大商业集团——奔马公司和三人公司。

奔马公司为和三人公司竞争，挖走了三人公司的众多人才，给三人公司来了个釜底抽薪。三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陈气急身亡，儿子陈雪松接替父亲，但他却极不争气，只知道吃喝嫖赌。陈雪松的妹妹陈雪雅在国外读博士，回国奔丧，在母亲的要求下，不再出国，而是留下来帮助三人公司渡过难关。

陈雪雅的第一个计谋就是回敬奔马公司，也给奔马公司来了个釜底抽薪，将奔马公司用来加工产品的原料，全部收购。

第二章 趁火打劫/19

三人公司由三家组成，即孙朴直、王云舟和陈家。

孙朴直一直想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但是由于资金少，按照公司的规定，无法担任。于是孙朴直和大儿子想出诡计，陷害陈雪松。他们先是在自己开的夜总会让三陪女小曲子引诱陈雪松，然后又引诱他吸毒。陈雪松的身体垮了，无法正常工作，孙朴直在董事会上大肆攻击陈雪松，逼迫他让出总经理的位子。

第三章 李代桃僵/30

孙朴直希望自己或者儿子担任总经理，来一个李代桃僵。而陈夫人则让女儿陈雪雅担任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孙朴直的野心被董事们看出，董事们也都支持陈雪雅。

陈雪雅逼迫孙朴直下台，不再担任副总经理，而是把这个位子让给了他的二儿子孙希罕。

第四章 抛砖引玉/52

奔马公司和三人公司全都生产保暖内衣，保暖内衣的原料竞争，也就成了两大集团竞争的焦点。

生产保暖内衣原料的公司经理，两面讨好，又两面挑拨离间，挑起双方的价格大战，陈雪雅抬高了价格，而为了迫使三人公司停止生产保暖内衣，奔马公司竟然将保暖内衣的原料全部包下。

第五章 出奇制胜/72

陈雪雅为和奔马竞争，采用了出奇制胜的战略，不再打价格战，而是设计出数种新款式保暖内衣，将风头再次抢夺过来。

第六章 借刀杀人/96

孙朴直和奔马公司相勾结，利用陈雪松的毒瘾，引诱陈雪松偷出三人公司的公章，和奔马公司签订合同，购买奔马公司1000万元的保暖内衣。

为不让哥哥进监狱，陈雪雅没有揭发这件事。

第七章 上屋抽梯/105

陈雪雅无可奈何中想出一计，答应奔马公司，收购他们积

压的保暖内衣。

奔马生产出的保暖内衣，因天气暖和，无法销售。于是逼迫三人公司购买，否则就到法院起诉三人公司违约。

第八章 无中生有/124

陈雪雅面临多重压力，一是不敢把哥哥送上法庭，二是不敢和奔马到法庭上打官司，三是孙朴直逼陈雪雅下台，攻击陈雪雅和奔马私自签订合同，从中渔利。

陈雪雅在南半球联系销售保暖内衣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因为南半球现在正是冬天。

奔马公司唯利是图，毁了合同，竟然自己到南半球销售。

第九章 偷梁换柱/142

奔马公司在南半球的销售并未取得成功，回来后何有、何彤父子先后乞求陈雪雅帮忙，何彤甚至给陈雪雅下跪……继续逼迫三人公司购买保暖内衣，要挟陈雪松吸毒。

陈雪雅为帮奔马公司渡过难关，帮他们出了个主意，将保暖内衣的外套改造成夏天用的普通内衣，结果大获成功。

第十章 暗度陈仓/161

孙朴直扳倒陈雪雅的计划不成功，就决心退出三人公司，自己开办新的公司。为防止陈雪雅提前知道他的动向，孙朴直暗度陈仓，偷偷地拉拢公司重要员工、人才，还做一些资金准备。

其实，陈雪雅已经洞察了孙朴直的动向，也在暗中准备着。

第十一章 隔岸观火/177

孙朴直终于退出了三人公司，自己开办了新的商业公司

——孙臆公司。

孙臆公司开业的当天，就受到了奔马公司的攻击。孙臆公司在奔马公司的几个大的攻势面前，无还手之力，面临倒闭。

陈雪雅想帮孙臆公司，可是，人们劝说陈雪雅先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和做法，以教训孙朴直。

第十二章 草船借箭/190

孙朴直在倒闭的前夕，向陈雪雅求救。

陈雪雅告诉孙朴直，再挺一段时间。奔马不断地向孙臆公司发起攻势，在全市引起轰动，媒体频频曝光，报道。陈雪雅给孙朴直的计策是，草船借箭，借机吸引更多媒体和百姓的目光，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这些都是不花钱白白得到的好处。

第十三章 狐假虎威/209

在孙朴直的乞求下，陈雪雅决定援救孙臆公司。孙臆公司重新加入三人公司，但这次加入，是松散的联盟，只是借助三人的品牌优势来扭亏为盈。

这一招果然奏效了，孙臆公司第一次赢利。

第十四章 欲擒故纵/213

奔马公司竟然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方式，俘虏了吃喝嫖赌的陈雪松，他们聘请陈雪松担任奔马公司的副总裁，并且先给陈雪松支出了报酬。

陈雪松拿到金钱，就是吸毒和嫖娼。

王莹决定立刻离开陈雪松，再也不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。

之后王莹从三人公司分出，自己也开商场了。

第十五章 浑水摸鱼/244

三人公司彻底分裂了，由一个企业，分裂成三个企业。

奔马决定浑水摸鱼，将水搅和得更浑，不断地挑拨离间，鼓动王莹和孙朴直向陈雪雅索要三人公司的无形资产。

陈雪雅痛苦不堪。

第十六章 擒贼擒王/261

擒贼擒王，奔马公司决定向陈雪雅发动猛烈攻势，要彻底打垮陈雪雅，免得陈雪雅和奔马争夺本市商界第一的宝座。

奔马和无数企业联合，组成松散的联合体，围剿陈雪雅的企业，陈雪雅面临危机。

第十七章 避实就虚/269

陈雪雅和孙朴直、王莹继续向奔马发动反攻。

假冒伪劣商品事件，让奔马失去了消费者，并赔偿 1800 多万元的损失。奔马的总裁焦头烂额。奔马变得一钱不值，一落千丈。

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/278

奔马公司为重塑形象，做起了公益事业，建过街天桥，免费培训下岗职工……

同时他们将战略重点转移到房地产上，决定开发富人小区。

第十九章 假道伐虢/288

三人公司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暴利，决定立即开发房地产市场。

奔马恼怒三人公司的跟随，决定再次围剿三人公司，他们购买了三人公司小区周围的土地，试图将自己开发的小区连成一片。

他们堵塞了三人公司小区的所有道路，逼迫三人公司将小区卖给他们，三人公司的销售受到影响。

第二十章 围魏救赵/303

奔马的举动，激怒了三人公司，他们将资金和攻势用在了商场的较量上。

奔马在银行贷款过度，又无法及时销售，在商场中败给了三人公司。

两个大公司，将继续角斗下去。

尾声/328

第一章 釜底抽薪

在一座城市,有两大商业集团——奔马公司和三人公司。

奔马公司为和三人公司竞争,挖走了三人公司的众多人才,给三人公司来了个釜底抽薪。三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陈气急身亡,儿子陈雪松接替父亲,但他却极不争气,只知道吃喝嫖赌。陈雪松的妹妹陈雪雅在国外读博士,回国奔丧,在母亲的要求下,不再出国,而是留下来帮助三人公司渡过难关。

陈雪雅的第一个计谋就是回敬奔马公司,也给奔马公司来了个釜底抽薪,将奔马公司用来加工产品的原料,全部收购。

1

故事发生在当代一个大都市里。

故事开始的时候,是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富翁之一的陈家别墅。别墅是欧式建筑,尖顶是红色的,墙壁上雕刻着裸体的欧洲人,门窗都非常高大,门窗上还镶嵌着铁艺,不过被涂抹成了金色,弯曲着向人们展示着这建筑的粗犷与细腻。别墅外面的花园,是各种果树,有柿子树、苹果树、桃树、梨树,证明主人对这些果实的偏爱。正是秋天,树上结满丰硕的果实,柿子是土黄色的,苹果是红色的,梨是白色的,果实掩映在绿色的叶子中间,点缀着,摇曳着,煞是好看。正是初秋的下午,秋日撒满了花园,也爬满了树枝,将果树上的果实染得格外艳丽。一群鸽子,在树枝上落下,再飞起,在别墅上空盘旋着。鸽子尾巴上的哨子,在鸽子飞动时,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,像是为主人哀鸣。

别墅的进门处,是一个宽阔的客厅,客厅中间摆放着香案。香案上,香

烟缭绕。香的后面,是陈家老爷子的照片。

陈夫人坐在香案旁边,兀自抽泣着,她的胸前,戴着白花。

几个保安喊叫着,情绪激动地对夫人说:“夫人,就让我们去吧,给董事长报仇……杀死奔马那个老狐狸……”

夫人看着他们,训斥道:“现在是法治社会,你们杀人,是要受到惩处的,明白吗?”

保安发誓着:“董事长待我们那么好,为董事长报仇,为董事长去死,我们心甘情愿……”

保安们越发激动,高声喊道:“给董事长报仇……杀死那个老狐狸……杀死那个姓何的……”

夫人怒声道:“不许去……不许去……”

可是,情绪愤怒的保安还是向门口拥去。

夫人阻拦他们:“你们要去,就先杀死我……”

保安们无奈地看着夫人。

这时保姆提着箱子进来,对夫人说:“小姐回来了。”

陈雪雅急匆匆地进来,跪倒在遗像前,悲哀地号啕起来:“爸爸啊……爸爸啊……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啊……爸爸啊……女儿没有看见你走……爸爸啊……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啊……”

陈雪雅刚刚26岁,在欧洲留学,是典型的现代女子。头发修剪得短短的,像个男孩子似的。她面容清秀,皮肤白嫩,一件白色的连衣裙,裹着那丰满的身体。此时,她神情悲切,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,泪珠不停地往下落。

陈夫人和保姆全都跟着落泪。

夫人走到女儿面前,扶起女儿:“孩子,别这么悲伤了,要注意身体,节哀啊。”

陈雪雅伏在母亲的肩膀上抽泣起来。

母亲轻轻地拍着女儿的后背。

陈雪雅问道:“妈妈,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下葬啊?”

母亲说:“你在国外……唉,怕耽误你的学业啊。可是,又不能不告诉

你,我左思又想还是等你这个学期结束了再告诉你。”

陈雪雅擦着眼泪说:“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,总觉得遗憾。”

陈夫人问道:“小孙跟你一起回来的?”

陈雪雅说:“是,我们一起回来的。”

母亲说:“这我就放心了。一个姑娘家,走上万里的路程,我实在不放心啊。”

陈雪雅说:“妈妈,人家外国的女孩,十几岁就自己出去旅行,还到非洲的沙漠里去呢。”

母亲说:“外国人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。”

陈雪雅问道:“妈妈,我爸爸到底是什么病去世的?你怎么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啊?”

母亲说:“哎,全是让他们气死的。”

陈雪雅问道:“他们是谁啊?”

母亲说:“咱们的老对手啊。”

陈雪雅说:“妈妈,您详细说说。”

母亲说:“他们啊,把咱们几个主要的工程师、经理全都拉到他们公司去了,说给他们股份。那几个小人,就见利忘义,辞职就走了,害得咱们公司停工了,你爸爸生气,就这么……就死了。”

陈雪雅喃喃地说:“这是釜底抽薪啊。”

母亲说:“是啊,看见咱们的火烧得旺,就把咱们的柴偷走了,让咱们的锅变成了冷锅。”

陈雪雅愤怒地说:“妈妈,我不回去了,退学帮妈妈和大哥把公司搞下去,把咱们的对手打垮。”

母亲说:“妈妈需要你啊,可是,你的学业……就这么耽误了,妈妈也觉得可惜啊。”

陈雪雅说:“妈妈,到外国留学为什么啊?不就是为了回来用吗?!如今家里遭了大难,我不能看着不管,我一定回来帮助妈妈大哥把咱们的公司办下去。”

母亲抹着眼泪说:“孩子啊,咱们家的产业,只能依靠你了,你大哥算是

指不上了。”母亲难过地哭着。

陈雪雅惊愕地问道：“怎么，大哥也去世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没有去世，可是跟去世一样，甚至还不如去世好呢。”

陈雪雅惊愕地问道：“怎么，大哥他……瘫痪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自从你爸爸死了以后，他就开始吃喝嫖赌，甚至还吸毒。”

陈雪雅惊骇地问道：“怎么，还吸毒？”

母亲哭着：“我上一辈子算是造孽了啊。”

陈雪雅问道：“那妈妈怎么不教训他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人啊，一吸毒就完了，再也不能正常工作了。我怎么说也不行啊。”

陈雪雅说：“那就报警，让他上公安局的戒毒所去。”

母亲不忍心地摇头说：“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怎么舍得啊，那样他的名誉不就完了吗？！”

陈雪雅坚持着自己的观点，说：“可是，放纵他也不行啊。”

母亲说：“所以，妈妈不得不给你打电话啊，妈妈对这个家，对这个公司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闺女，妈妈可就指望你了啊。”

陈雪雅环顾了一下家里，没有多大变化：“大哥在哪里，我要跟他谈谈。”

母亲悲哀地说：“还会有什么地方去啊，无非是那种地方。”

陈雪雅警惕地问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还不是色情场所。”

陈雪雅惊愕地说：“啊，父亲刚去世，他就到那种地方去？太没良心了，太不像话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可不是吗，唉，我生了这么个儿子，算是造孽了啊。”

陈雪雅说：“大哥过去不是那种人啊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也不清楚。不过，我觉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还是你大哥自己有问题，才会被人家拉拢腐蚀的。”

陈雪雅说：“我马上去找他。”

2

夜总会里,灯光时隐时现,穿着暴露的擦着红嘴唇的舞女们向客人们卖弄着风骚。

陈雪松走到小曲子面前,拉起她,慢慢地舞了起来。

小曲子有些西方人的轮廓,个子很高,脸颧骨也很高,鼻梁也是很高,白嫩的脸颊上还有些雀斑。这是她和普通的舞女最大的区别。这对那些寻求刺激而又厌烦了东方女子的浪荡男人来说,搂抱小曲子的确和搂抱其他舞女不一样。特别是小曲子的曲线特别明显,乳房和臀部比起东方女人来,特别突出。没有人知道小曲子来自何方,也没人知道小曲子姓什么叫什么,大家都叫她小曲子,听说,有俄罗斯血统。

逐渐地,小曲子将陈雪松拉进了一个包间,将客人拉进这样的包间,舞女们可以提更多的钱的。

包间里就他们两个人,两个人贴得非常近,在音乐声中,两个人慢慢地摇晃着身体,最后就贴在了一起。

陈雪松抚摸着小曲子那暴露出的两个乳房的上半部分,索性将手插进她的衣服里,揉着整个乳房。然后,他又将手往下伸。

小曲子没有一点羞涩的神情,好像习惯了似的,用硕大的蓝眼睛紧紧地盯住陈雪松的眼睛,试图将陈雪松紧紧地勾住。

陈雪松将小曲子压到长沙发上。

忽然,小曲子喊道:“哎呀,忘记了一件事情。”

小曲子挣脱陈雪松,坐在沙发上,打开一瓶酒说:“陈先生,我忘记了,咱们今天还没喝酒呢,到我们这里,怎么能不喝酒呢?”

陈雪松说:“好,喝酒就喝酒。”

小曲子将一杯酒递给陈雪松。

陈雪松一饮而尽。

小曲子说:“啊,好豪爽啊,我小曲子就崇拜和喜欢你这样的男人,好豪爽啊。”

陈雪松说:“你刚知道我陈雪松豪爽?我陈雪松无论是喝酒,还是和女

人交朋友,都是好男人。”

小曲子接连地劝着酒:“陈先生,好气派啊,好有气魄啊,我就崇拜你这样的男人啊。”

陈雪松喝了几杯酒,已经是醉眼蒙眬。

陈雪松一下就抱住了小曲子,说:“从今天起,我就包下你了,你不许再和别人了,否则我就不来了,我的钱你们就赚不到了。”

小曲子在陈雪松的怀抱里娇滴滴地说:“哎呀,我可当不了家啊,这要跟老板商量啊。”

陈雪松说:“商量,我陈雪松在这个城市什么事情需要跟人家商量?我想什么时候买下这个夜总会,就什么时候买下,到时你就给我管理这个夜总会。”

小曲子说:“我知道,你们是有名的富哥,想买什么,不眨眼就能买下,不要说这个夜总会了,就是买100个这样的夜总会,你也没问题啊。”

陈雪松说:“知道就好,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了,明白吗?”

小曲子说:“我当然愿意。听说男人要想有力气啊,就要喝这种酒,这是专门为你们男人配制的酒,让你们男人喝了有力气。”

小曲子再次将一杯酒递给陈雪松,执意要他喝下去。

陈雪松喝了以后,倒在了沙发上,烂醉如泥。

小曲子斜睨了陈雪松一眼,系好衣服,走了出去。

在另外一个房间,小曲子对孙希有说:“孙老板,我已经给他喝下去不少酒了, he 现在是烂醉如泥。那是什么兑的酒啊,可千万别毒死他,我害怕啊,千万别毒死人啊,那样,我可就是杀人犯了。”

孙希有是个30多岁的男人,头发已经脱落,脸色灰暗,像是欲望强烈又耗费了过多精力无法恢复似的,无精打采的,一双眼睛也污蒙蒙的,没有一点光泽。

孙希有说:“不会,他不过是没有了力气,越来越没有力气。”

小曲子问道:“里面没有毒?”

孙希有骂着:“胡说,我为什么要毒死他,我不过是要让他失去力气。”

小曲子说:“怪不得呢,他喝酒以后,就没有力气了呢。”

孙希有对小曲子说：“不许对别人说，否则你是直接给他喝酒的人，你是直接责任人。”

小曲子吓得哭了起来：“我……你们逼迫我，你老板逼迫我，我不敢不干啊。”

孙希有将一把钱塞到小曲子裸露的乳罩里，说：“别害怕，那里面没有毒药，无非是一些中药，明白吗？”

小曲子说：“我害怕……”

孙希有说：“另外，不许让陈雪松和外人知道，我买下了这个夜总会。”

小曲子急忙点头答应着：“是，老板。”

孙希有说：“一会儿，他就醒来了，你们几个轮番跟他睡觉。”

小曲子说：“那他怎么受得了啊？”

孙希有说：“一会儿，那药就起作用了。”

小曲子说：“可是，陈雪松的身体这么虚弱……”

孙希有说：“就这样，我给你们奖金。”

小曲子说：“是，老板。”

说完，孙希有急匆匆地走了。

3

孙家住在郊外，房子更是宽敞，由几幢房子组成。房子完全是中式的平房，房间里的摆设也都是中式的。梨木的家具，涂着栗子色，在并不明亮的房间中，越发显得古老。房间里还摆满了各种瓷器，看着像古董，其实那都是假货，是这家主人孙朴直花钱在市场买来的。

孙希有进来，兴奋地对孙朴直说：“爸，那个陈雪松又烂醉如泥了。”

孙朴直说：“好。让这小子醉死在女人的怀抱才好呢。”

孙朴直的头发早脱落光了，那光光的脑袋没有一点头发根，他平时还习惯用手抚摸自己的光脑袋，尤其在激动的时候。此时，他再次用那肥胖的手抚摸着自己的光头。他一副中国农民的打扮，农民的布上衣，里面不穿背心，只是穿着特意定做的兜兜，脚下是一双中国式的懒汉鞋。

孙希有说：“是啊，他家没有了男人，那个老太太就不得不把公司的领

导权交给咱们孙家了，爸爸这个谋略叫釜底抽薪。”

孙朴直说：“让他们家的两个男人都消失吧，这回陈家不得不把公司的领导权交给咱们孙家了。”

孙希罕从里面的房间走进，脸上露出鄙夷和不快。他是孙朴直的二儿子，和陈雪雅一起在海外留学，对陈雪雅心存爱意，不过因为孙家遗传的秃顶，不敢追求陈雪雅。孙希罕在陈雪雅面前一直自卑，但是心里一直暗恋着陈雪雅。另外，孙希罕这个人的心也的确比父兄善良。

孙希罕说：“爸爸，大哥，咱们家和陈家不是世交吗？爸爸和陈家老先生共同创建了这个公司，两家共同持股，当初不就是因为志同道合吗？如今怎么这样糟蹋人家呢？未免太不道德了吧？！”

孙朴直说：“你刚从国外回来，不知道现在的情况，别瞎插嘴。”

孙希有说：“是啊，二弟，你刚从国外回来，不知道详情。”

孙希罕说：“我不知道详情，你们跟我说说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孙朴直说：“当初创业的时候，陈家是 50% 的股份，我们和王家，各是 20%，另外的 10%，给了小户。我当初加入这个三人公司，也不是情愿的，是让那个陈老板逼迫的无奈之举啊。咱们家的公司小，让他们陈家的大公司挤对得差点倒闭，我恨他们。可是我又不得不让他们吞并啊，如果不让他们吞并，咱们家的产业、房子都会没有了啊，公司倒闭的日子不好受啊。所以，我至今对他们陈家耿耿于怀，我要报仇。”孙朴直那秃顶越发地光亮，眼睛里放射出一种憎恨和忌妒。

孙希有说：“爸爸，当初加入三人公司不是坏事，您决策是对的。我们公司小，在市场上没有名气，没有竞争力，没有资金，早晚要破产。加入了三人公司，我们定期分红，安全又可靠，虽然说话不算，可是也有了固定的收入了，而且收入还不少，我弟弟能够到国外留学，多亏了这几年稳定的收入啊。”

孙希罕说：“是啊，爸爸，大哥说得对。咱们加入三人公司是对的，要是凭咱们家的小公司在市场上孤军奋战，早就让他们挤对倒闭破产了。”

孙希有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可是谁愿意总做人下之人，大丈夫岂能永远当人家的下属？附属品？凭爸爸的能力、资历、威信，早就应该当总经理